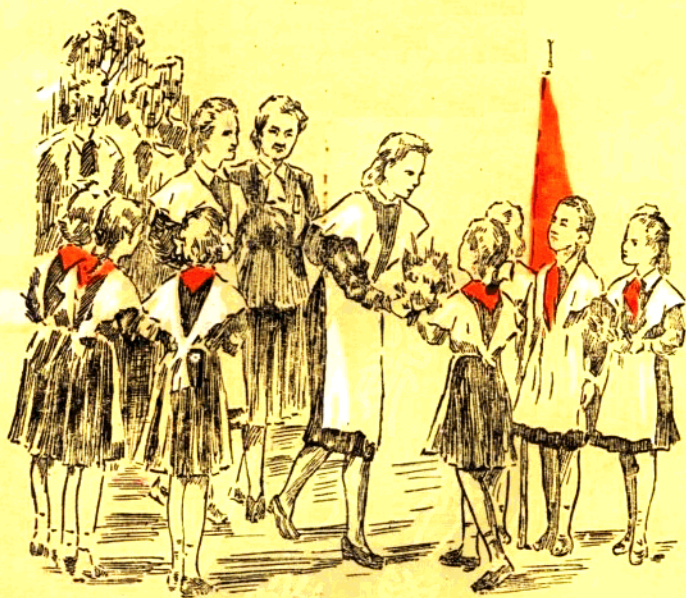


我們的學生

傑明娜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我們的學生

傑明娜 著

陳大維 譯 洪川 校

А. ДЕМИНА
директор 96—й школы г. Москвы
НАШИ ВОСПИТАННИКИ
Очерки о воспитании
ИЗД.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МОСКВА, 1953

書號 744 文獻 75

我們的學生

著者	〔蘇聯〕傑明娜
譯者	陳大維
校者	洪川

出版者 中國青年出版社
青年·開明聯合組識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總經售 新華書店
印刷者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5 1/2 字數 106,000
定價 (5) 0.50 元

一九五五年七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七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1—40,000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3號

序 言

少先隊輔導員是教師最親密的助手，是少先隊員們的年長的朋友。輔導員同教師一起，組織少先隊的集體生活，協助發揚集體的創造力和主動性。少先隊輔導員同教師一起，對兒童們進行共產主義教育，培養我們的兒童具有愛勞動、守紀律、誠實、集體主義等優良的道德品質。

收集在這本書裏的筆記所記述的是關於兒童、教師、少先隊輔導員和家長的事情。本書報導了許多教育家在教育兒童時採用的方法。它也講到某些教師、少先隊輔導員和家長在教育兒童時所犯的錯誤。

教育兒童是一個複雜而重要的過程。教育兒童能否成功，要看教育者是否好好地認識並考慮到能夠對他所教養的兒童的個性的形成起影響作用的一切因素。

少先隊輔導員學習我們許多優秀的、有經驗的教育家在培養和教育兒童過程中所採用的方式和方法，是他們在大隊和中隊中順利工作的必要條件。本書會啓發少先隊輔導員去考慮他們本人的實際教育工作，會幫助他們看到自己工作中的優缺點，幫助他們理解爲了改進對大隊或中隊的少先隊員們的共產主義教育，還應該做些什麼事情。

閱讀這本書，無疑會給那些剛走進教育界的教師帶來好處。

目 次

論教育的技巧	1
論教師的威信	39
男孩子和女孩子	67
論紀律	110
家長	134
學校、家庭和社會團體	152

論教育的技巧

一個女教師的錯誤

六年級的男孩子們急不可耐地等待着數學女教師來上課。娜傑施達老師今天應該宣佈測驗的成績，決定他們這一學季的分數。

特別感到不安的是舒里克：他各門功課的成績都很好，只有數學他從來沒有得到過三分以上的成績。這使他很着急。小隊長得三分可真不好意思。於是舒里克爲了爭取好分數就發奮頑強地學習。這樣，他便越來越能獨自正確地解答習題了。每解答一個習題都給舒里克增添一分力量，因此他便不無理由地想望得到四分。

娜傑施達老師走進教室，冷淡地回答了男孩子們的問好之後，開始宣佈測驗的分數。

“兩分……一分……”她漠不關心地報着分數，沒有覺察出這時六年級學生們愁眉苦臉的情形。對於那些考得“四分”和“五分”的男孩子，她無微不至地表揚了一番。她拿起舒里克的作業冷淡地說：

“舒里克，四分！”

“四分。”舒里克嘟囔着，高興得心跳起來。

第一個四分所帶來的愉快是無可比喻的。

“可見沒有白努力！家裏的人可要高興啦！我還要再加一把勁！”這個念頭在六年級生舒里克的腦子裏閃了一下。

分數宣佈之後，娜傑施達老師說：

“得兩分的同學，要再做一次測驗。”

在女教師宣佈的應該參加補測驗的人的名字當中，居然也有舒里克在內，這使全班的學生都感到驚訝。

“娜傑施達老師，我是得了‘四分’呀。”舒里克大聲地說，他想把自己的欣喜心情告訴給女教師。

他期待着娜傑施達老師會回答：“是的，是的，我搞錯了，你不用做了！”但是結果却不是那麼回事；女教師漠不關心地瞧了瞧舒里克說：

“是的，可是我不大相信你的知識是可靠的。請看看自己的作業吧！”

舒里克把眼睛睜得很大，盯着女教師，表示十分困惑不解。

舒里克的作業簿從一個男孩子的手裏傳到另一個男孩子的手裏，等到它落到留級生吉姆卡的手裏時，他把它扣留下來，並且好像是故意逗弄舒里克似的，公開地大聲唸出來：

“四分。‘照鄰座同學米沙抄的。’”接着吉姆卡就朝着舒里克那邊轉過身去，笑嘻嘻地說：“請拿去吧，舒里克！”

吉姆卡的笑臉似乎在說：“怎麼啦，小隊長！自己抄別人的，倒把我批評得很厲害啊！”

舒里克從吉姆卡手裏把作業簿奪過來，眼睛盯着作業簿。痛苦使舒里克的臉扭歪了，他的肩膀垂下來，兩隻手臂軟弱無

力地搭拉着，一句話也沒有說，頹喪地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

整整一堂課，舒里克彷彿處在昏迷狀態中。他的眼睛充滿了痛苦的委屈，一動不動地盯視着一個地方。娜傑施達老師所講的，有一半他沒有聽見。回到家裏，母親問他：“舒里克，你考得怎麼樣？”他激動地回答說：

“不怎麼樣！”說着就把作業簿從書包裏拿出來，惡狠狠地把它扔在桌子上。母親心慌起來，打開作業簿一看，立刻就明白了是什麼事情使她的兒子做出這樣粗魯的行爲。

“這麼說你……”她開口說。

“沒有那麼回事！”舒里克焦躁地嚷叫起來。“全都是我自己做的！米沙那天不在教室裏！可是她居然批了：‘照鄰座同學抄的。’這是冤枉人，冤枉人！”他不停地叫喊着，眼淚順着他的臉頰滾下來了。

娜傑施達老師知不知道舒里克的痛苦呢？大概不知道！這是一位無限熱愛自己這門功課的女教師。她爲了熱愛數學甘心犧牲一切。娜傑施達老師決想不到她給多少學生灌輸了厭惡數學、害怕數學的心情。

“數學不是每個人都能學好的，能够精通數學的人並不多。”女教師這樣而且也只有這樣想。

學生們不愛娜傑施達老師。娜傑施達老師不注意孩子們，不留心他們的活動和他們的興趣。她對待自己的學生，好像對待數學上的數字一樣。他們中間每一個人，在她看來就是一個簡單的或者複雜的數字，加號或是減號。她幾乎對每一份完成得很好的作業都表示懷疑。因此她常常輕率地在作

業簿上批兩分和三分。這時她臉上的表情似乎在說：“我早知道你最多只值三分。我可把你逮住了，小乖乖。”

舒里克的情形也是這樣。在她看來，舒里克“最多只值三分”，他的完成得很好的作業引起了她很大猜疑，於是她毫不猶豫地就在他的作業簿上批上了幾個不公平的沒有分寸的字眼。

娜傑施達老師出的補測驗題，舒里克覺得非常複雜。這個十三歲的男孩子很清楚，女教師不信任他，顯然認為他對於數學是沒有才能的。

受到侮辱的自尊心、緊張的神經和“她不相信我”的這種念頭，妨礙着舒里克聚精會神地來做補測驗題。

題目他是懂得的，但在演算時却搞糊塗了，他着急起來，塗掉，重新又算，又塗掉。

“喂，舒里克，到交卷的時候了！”

“我還……我這一步總算不對……請您瞧瞧。”

“現在瞧瞧可太晚啦！測驗時不准問，而是要自己做的。”女教師冷酷地說，一字一眼地講得清清楚楚。

女教師的最後幾個字眼的含意，舒里克是懂得的。上次的測驗在他的眼前閃現了一下。

“這是冤枉人，冤枉人！……”

“什麼冤枉人？現在你自己可看到你不會解答習題了啊，”娜傑施達老師猜出舒里克的念頭時回答，接着是一陣輕蔑的譏笑在她的臉上掠過。

“把你的作業交給我吧。”娜傑施達說着就伸手去拿作業

簿。

舒里克再也不能控制自己了。他從她手裏把作業簿搶過來，把自己失敗的測驗作業撕成碎片。

爲了舒里克的從來未曾有過的傲慢無禮，他的母親立刻就被叫到學校來了。

……這一學季的算術，舒里克得了兩分。舒里克得兩分的事引起了全班的憤慨。

“說句少先隊員的實話，他沒有抄別人的！”

“娜傑施達老師弄錯了！”

“尼娜老師，請您跟她說一聲：叫她再問舒里克一次！”男孩子們在說服自己的班主任。

班主任認爲必須支持同事，她回答說：“既然她批了兩分——那就是對的。”

全班同學充滿了想幫助舒里克，使數學教師改正不公平的批分的熱望。輪到上數學課時，教室裏一片喧嘩聲。大家好像事先講好了似的，都不好好地聽娜傑施達老師講課，回答她的問題時牛頭不對馬嘴。

女教師當然懂得引起全班這種異常情況的原因，但她不慣於向男孩子們解釋，不慣於對他們讓步和“降低要求”。她儘量掩藏自己對本班學生的不滿情緒，但是六年級的學生們看到並清楚地懂得女教師很焦急，於是就高興起來，因爲終於使她失掉了往常的冷靜態度。

“吉姆卡，重複一遍我所講過的東西！”

吉姆卡懶洋洋地站了起來，一言不發。

“你已經留級一年啦，還什麼都不知道呢！”

“我是爲了俄語作文才留級的。”吉姆卡不慌不忙地回答，並坐下去。

“站起來，我還沒有允許你坐下去啦！”

男孩子們從女教師的聲調中聽出了她的極度的激怒。

吉姆卡站了起來。這時不知是誰把書桌的蓋子弄得發出刺耳的嘎嘎的響聲。憤怒的女教師猛然扭過頭去，瞪眼看着全班。

她所得到的答覆是：好像有意氣她似的，不知什麼人的鉛筆盒掉在地上，盒裏所有的東西散落得到處都是。

這次女教師和學生們的“決鬥”以六年級生的勝利而告結束；這堂課白白地過去了；女教師先在教室日誌上對某些學生上課時不守紀律作了許多記錄，然後憤怒地離開教室。

爲了整頓教室秩序，娜傑施達老師要求把一羣男孩子叫到校長室去；由於他們品行不好，要求扣他們的分數。這一切引起了男孩子們的更大的不滿，於是教室裏的紀律大大地惡化了。

舒里克開始故意地表示“厭惡數學”；在上娜傑施達老師的課時做別的事情，妨礙別人。漸漸地他在上其他課時也不用心了。舒里克開始以不正常的態度對待教師們的公正指責，而把這些指責看成是對自己的“挑剔”。

年輕沒有經驗的班主任真誠地願意幫助舒里克改正自己的行爲，可是她犯了錯誤：她在跟舒里克談話時光知道責備他，並過甚其詞，千篇一律。在這些教訓中，舒里克聽不到一

句好話。

舒里克的母親開始常常被請到學校去。到了學校，她就恭順地聽取班主任關於她兒子“胡行妄爲”的報告。這些沒有止境的申訴，終於使她忍耐不住了，有一次她粗暴地對兒子說：

“老師們說得對，只剩下把你開除的一條路了！你最多只值三分！娜傑施達老師說得很對。”

這次跟母親的談話只是引起了舒里克的新的憤恨。

全班同學都喜愛本性善良、有求必應的舒里克。而他的象棋技藝不止一次地使六年級生們欽佩稱讚。舒里克的良好組織能力使他成爲少先隊領導人——小隊長。現在，舒里克的行爲在全班自然而然地起着不良的影響。男孩子們認爲他對數學的態度是正確的，大家都仿效他的榜樣；有些男孩子把他的粗魯行爲看成英勇敢爲。

今天舒里克對娜傑施達老師的指責採取了非常無禮的態度。

“舒里克，你在做什麼？”

“沒做什麼！”

“在搞什麼事情？”

“沒什麼。”

“把我講過的課重述一遍！”

“講的是複雜的、很複雜的比例……”

“你都明白了嗎？”

“一點都不明白！”

“爲什麼？”

“因爲我‘最多只值三分’。”

娜傑施達老師被這句意外的諷刺話弄得有點發窘，但她並沒有努力抑制自己，却馬上回答說：

“那是一定的！”

全班警惕起來。舒里克的臉漲得通紅。留級生吉姆卡沒有放過取笑自己小隊長的機會。他向着舒里克扭過頭去，笑嘻嘻地做着鬼臉，聲音不高不低地說：

“怎麼樣？你簡直快要向我要小抄了！”

舒里克心裏本來已經充滿了辛酸和委屈，因此，懶惰的吉姆卡的毒辣的嘲笑更加激起了他內心的痛苦。於是舒里克忘掉了一切，不由自主地立刻就竄到吉姆卡跟前。

“向你要？我……要小抄？”氣得臉色發白的舒里克嚷叫着，沒有等吉姆卡清醒過來就開始揍起他來。

這堂課就這樣垮台了。

午休時教師休息室裏異常熱鬧：教師們有的對六年級生舒里克的行爲表示憤慨，要求在教務會議上“嚴厲地批評”他一頓；有的驚訝地聳聳肩膀問：

“他怎麼會這樣？”

“他以前向來沒有過任何類似的情形！”

另一批以物理教師鮑利斯爲首的教師堅決反對類似的教育方法，起來保護舒里克。

“他不是流氓！這個男孩子一定出了什麼事！對待他應當很謹慎！要弄明白他爲什麼做出這樣的舉動！”物理教師勸

說着主張處罰的人們。

……在娜傑施達老師走後的教室裏，六年級生們團團圍住了吉姆卡的書桌。他們清楚地意識到舒里克的行為是不會獲得寬恕的，但他們的內心却認為他無罪。大家都深信舒里克對吉姆卡所採取的“教育感化的方法”是最正確的。

“吉姆卡，去告訴校長，就說一切都該怪你不好！”米沙用命令的口吻對吉姆卡說。

“該……該怪我不好？”

“那照你的看法還該怪誰呢？怪我嗎？”

“這件事不會平白地放過他的！”吉姆卡威脅地應聲說。

“嘿，他給你的這一頓揍可真夠厲害啊！”於是，發出了大快人心的笑聲。

“也會給他一頓狠揍的，”吉姆卡繼續威脅說。

“給他？給舒里克？好吧，只要你敢試一試！”幾個男孩子一齊應聲說，大家像一個人似的，都氣勢汹汹起來。

這時候教室的門很響地打開了，門坎上出現了一個袖子上纏着紅布條的值日的高年級生。

“午休時為什麼呆在教室裏？喂，你們出來吧，快些，快些！”

“馬上就出去，馬上就出去！”男孩子們望着走開去的背影回答，接着他們的目光就集中在吉姆卡的身上。

“喂，出去吧，這也和你有關的！”

“我哪兒也不去。”

“不行，你得去！”

“我說了不去，就不去！”吉姆卡執拗地說。

“可是我們會把你牽出去，”最小的六年級生斯拉維克說，接着就去拉吉姆卡的手。

“我對你說，別動！”吉姆卡一面喊着，一面使勁地推開斯拉維克。

於是一剎那間，所有站在吉姆卡旁邊的人都拉住了他，企圖把他從座位上拖出來。可是這並不那麼容易：身強力壯的吉姆卡彷彿在座位上生了根似的，拚命抵抗。

“同學們，同學們，咱們把他連書桌一起搬出去吧！”有人提議。

於是孩子們很快地把前面幾個書桌移開，然後把吉姆卡連他的書桌一塊抬到房門跟前。

“喂，爬出來，到啦！”男孩子們喊叫着，把書桌翻倒過來。

由於沒有準備，吉姆卡被翻倒在地板上。課本、作業簿、尺、鉛筆等都亂堆在他身上。墨水染污了他的手和臉。

吉姆卡還沒有來得及清醒過來，男孩子們就又抓住他的手脚，把他拖出教室，放在走廊中間的地板上。

“完了！”男孩子們鬆了一口氣，說。

吉姆卡的氣得通紅的扭歪了的臉，墨水污點，眼裏的熱淚，一副狼狽相——引起了男孩子們的哄堂大笑。

吉姆卡站起來，在孩子們的喧嚷和笑聲中急忙奔下樓梯，拿起大衣，離開了學校。

舒里克走出教室往少先隊辦公室去了。他神經質地解下自己的紅領巾，把它捲得很整齊，放在口袋裏。舒里克的蒼白

的臉上非常痛苦。他心裏充溢着委屈和失望。

“您好，安托尼娜！”他對總輔導員說。

“你好，舒里克！出了什麼事？你的紅領巾在哪兒？”她問。

“紅領巾……紅領巾……我失掉了……我不能再當小隊長了！……要把我開除了。我變成了一個不好的、很不好的少先隊員！……”舒里克一口氣說完就猛地轉過身去，走出少先隊辦公室。

總輔導員沉思起來：應該安慰安慰這個男孩子，應該親切地熱情地和他談一談。但是誰能和他談呢？要知道，他現在是不會把自己的思想對任何人都談的。“鮑利斯老師！應該託他來辦這件事！”總輔導員想了想，就往教師休息室走去。

安托尼娜還沒有走進教師休息室，別人就問她：

“您知道您的小隊長們在幹什麼嗎？”

“您的小隊長們在幹什麼呢？”總輔導員很有道理地反問了一句，然後說，“鮑利斯老師，我想和您談一談，商量一下。”

“關於舒里克的事麼？一切我全知道。”

“記得您答應過召集隊會，是不是？目前這是十分必要的了。”

……六年級同學這時聚集在物理研究室裏：立刻要上物理課了。孩子們羣集在舒里克周圍，在安慰他。

“你不要害怕！我們大家都會說該怪吉姆卡自己不好！”

“我可一點也不害怕，”舒里克回答朋友們。

男孩子們清楚地看到和懂得自己同學的痛苦心情，並想

幫助他。今天跟往常不同，他們中間誰也沒有走到實驗台跟前來，誰也不關心鮑利斯老師爲他們準備了什麼東西。他們沒有聽到鈴聲。甚至沒有發覺鮑利斯老師是怎樣走進了研究室的。

物理教師因爲了解這些男孩子，所以知道這個班目前是處在非常狀態。他仔細地觀察了一下六年級生們，他從他們的臉上看出他們似乎在說：“您知道出了什麼事嗎？您是不是也認爲我們這一班很壞呀？”

舒里克低着頭坐着：他不好意思直視這位敬愛的教師。但他經不住鮑利斯老師的探索的眼光，終於抬起了眼睛，默默地請求：“別生我的氣。我可並不是那麼壞。幫助我吧！”

鮑利斯老師臉上流露出了輕微的笑容，並且同樣默默地回答了舒里克：“我會幫助你的。”

鮑利斯老師跟學生們談話的聲調，今天特別和藹可親。

在自己的談話中，他俏皮地講着笑話，引起了男孩子們的一陣笑聲。他鼓勵那些回答功課的人，向他們提出有趣味的問題，如果回答得成功，他就表示高興。這位教師觀察着班裏的情形，他知道緊張的氣氛已經緩和了。

在桌子之間走過的時候，鮑利斯老師好像無意中在舒里克旁邊停下來。他向他的作業簿看了一下，然後把一隻手搭在他的肩膀上。舒里克呆住了：這位魁梧有力的善良的人的手一接觸到他，使他感到很愉快。

舒里克熱切地想抱住鮑利斯老師的手。可是教師却把他的注意力轉移到一個習題上去。